

华盛顿高兴(而且它已经在着力推进)。不过,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只需点到为止。需要提示的是,美国似乎可以从事一项重大的战略转换,这已为美国某些战略观察家视为对美国的一项福音。那就是:与过去 10 年相比,就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程度而言,北非、中东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和“基地”组织恐怖主义正在急剧地减弱,如《纽约时报》2 月 28 日头版文章所言:“一个接一个(阿拉伯)国家民众已起来推倒领导人,而‘基地’绝对未起任何作用……那么突然地出现,又证明那么有力的斑驳杂乱的各反对派运动回避了‘基地’的两项中心信条:暴力谋杀和宗教狂热。”或者用该文的题目说,“随政权在阿拉伯世界倒台,‘基地’组织眼巴巴望见历史从旁边飞过”。因此,反恐很有可能干脆失去在美国对外安全政策和行动体系中已经有所缩减的头号优先地位,除了今后一段时间内在阿富汗的“卷铺盖”事业。它行将以一种尚未发现的方式,被并入美国对阿拉伯或伊斯兰世界的更为复杂的混合政策。

还有,在外交、宣传、援助和秘密活动等政策领域,北非、中东政局剧变有可能促使奥巴马政府重回“布什纲领”,在国外(特别是北非、中东)力促“民

主”,不过没有“布什战争”。现在不仅众多共和党人、而且一些民主党人开始嚷嚷阿拉伯世界的急剧震荡证明布什在这方面方向正确,只是做法有误。奥巴马先生过去批评布什的“中东民主化”,但他“在最后两个礼拜拥抱埃及的抗议者——即使有时小心谨慎并被来自政府内其他人的相反迹象搞得混淆不清——似乎提示了一个转折点”。正是为此,布什的铁杆支持者、新保守派头号政论家罗伯特·卡根对奥巴马处置埃及危机的政策大加称赞。

在很大意义上可能更重要的,是北非、中东政局剧变已开始并可能继续以一种较深刻的方式,部分地恢复西方特别是美国受到金融危机和初始复苏不振的打击之后的自信,即对其基本价值观与其“普遍适用性”的自信,连同对它们的未来历史命运的自信。心理急需之际,经过必然的过度解读,许多西方人开始感到甚或急忙宣告北非、中东政局剧变在他们看来的一大涵义,即尽管有基本体制与西方大异的中国的强劲崛起和显赫成功,历史潮流仍在他们一边。这一趋向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可能广泛深刻的心理作用、意识形态影响和政策效应,需要我们予以历史性的重视。○

全球政治视野下的中东变局

唐永胜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2010 年 12 月突尼斯一座小城市的街头小贩与城管发生冲突,引起民众运动,并迅速蔓延到埃及、也门、巴林、利比亚等北非、西亚国家。一系列动荡叠加起来构成国际政治的重大事变,极大改变了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对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局,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主要根源在于发生动荡的国家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长期累积,抗议民众在对统治者失去信心之后,提出了改变现状的政治要求。结论令人信服,但深入分析不难看出,仅仅把动荡根源归结为上述因素还是显得过于简单和直接。中东是对当今世界政治演变反应最敏感的地区,在

全球政治整体性明显增强的时代背景下,中东局势的发展绝非可以自成一体。

从全球政治的系统角度理解中东事变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事变中,民众运动背后的各种政治力量乃至政治思潮相互激荡,相互作用,很少有哪种力量或思潮仅仅受单纯国内因素的影响,而实际上,其中大多与国际政治的内在逻辑密切相关。比如,中东一些国家内部社会、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既由国内政策造成,也是国际资本扩张和渗透的必然结果。至于这次动乱在相关国家的蔓延扩散,本身就是国际行为,而对先进民众动员工具的运用则是全

球技术和信息扩散的结果。世界政治的众多矛盾在中东地区聚集,资源争夺、领土边界冲突、极端民族主义泛滥、发展困境、强权干涉、宗教争端等交汇在一起,解决起来难而又难,其中几乎任何一个问题都有深刻的国际背景。“内因”与“外因”错综交织,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没有绝对的“内”和绝对的“外”,这是今天世界政治给我们的新启示,中东事变带有全球政治发展变化的一些重要信息,需要我们认真解读。

在地缘上,中东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交汇之处,沟通印度洋和大西洋,周边有地中海、黑海、红海、阿拉伯海、里海等重要国际水域,加上这里蕴藏着丰富的能源,使其在全球政治中具有极大战略意义,成为世界主要战略力量角逐的地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曾是法国的殖民地,利比亚曾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埃及也曾被英国所控制。在殖民体系崩溃后,它们相互间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依然存在。20世纪90年代,美欧等针对北非和西亚的资源和市场展开了新一轮竞争。1995年欧盟建立了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其成员有欧盟、北非国家,还包括埃及、叙利亚、以色列、黎巴嫩和约旦等国,相互间确定彼此开放国内市场,为成立地中海贸易区做准备。不久之后,美国立即宣布了与马格里布国家的伙伴关系计划,2004年更提出了大中东民主化和自由化方案。

中东变局与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进“民主改造”的目标相吻合。2005年,美国布什总统说:“美国的未来和中东的未来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中东民众允许自由选择他们自己的命运,靠他们作为自由男女的努力和参与不断提升自己,那么那些极端分子将被边缘化,暴力极端主义向世界其他地方蔓延的速度也会减缓,以致最终消亡。我们鼓励包括埃及和沙特的中东朋友,走上变革的道路。”2009年,美国政府宣布将在10年内建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2010年12月初,在阿尔及利亚举行了美国-马格里布国家会议,美国负责经济、能源和贸易问题的官员在会上宣布,美国在马格里布地区开始实施新的经济战略,“支持北非国家的青年企业家,促进实业界和院校人士合作,支持创新项目。”美国所要建立的经济伙伴关系的支柱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

巧合的是,这些人在不到一个月后走上街头,抗议失业和独裁,推动了这次中东事变。

动荡和政权更替给相关国家既带来巨大的希望,也带来空前的不确定性。即使对于突尼斯和埃及,它们也需要较长时间来解决政权更替遗留的各种政治、社会 and 对外政策问题,更不要说利比亚未来的前景。如果中东变局能够维持在大体可控状态,美国在这里的影响将得到进一步强化,中东国家对美国的政治经济依赖将进一步加深。美国等西方国家资本的渗透,将更加有效影响中东地区能源生产和价格走势,为美国的金融霸权提供有力支持,牵动整个世界经济。甚至,即使一些阿拉伯国家走向持续动荡,只要离不开美国的帮助,也同样有利于美国分化和改造伊斯兰世界、控制石油的流量和流向,进而稳定和巩固美元地位。“可控的动荡”是美国维持霸权的需要。

当然,中东地区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未来局势演变不可能按照某一种力量的战略设计展开,即使美国也没有消化整个中东的政治经济资源。现代史上,中东地区的政权更替就多次出现出乎美国意料的情况。俄罗斯不会坐视自身影响的降低;欧洲不希望它与中东国家的传统联系被削弱,也不会情愿为这些国家正在形成的前景并不那么确定的“民主机制”而耗费大量资源;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面临新的考验;伊朗核问题如何解决更是增加了变数。中东过去是埋葬霸权的地方,今天也不可能由某一种力量或某一种思潮所独自掌控。更为严重的是,一旦中东局势失控,必然带来连锁效应,油价持续上涨,甚至会严重累及世界经济复苏,这也将与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

中东变局对中国的发展和安全的有直接影响。近年来中国与中东国家在能源、经贸领域的合作发展迅猛,中国对一些国家的投资也增长很快。目前,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进口石油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中东地区,与中国接壤和形成密切贸易联系的中亚地区的稳定也直接受中东地区影响。中东局势紧张,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冲击;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可能使通胀居高不下,拖累经济发展。在利比亚不断升级的动荡中,中国石油外

交、能源战略以及经济安全已显示出明显的脆弱性。

实际上,中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远不限于经济贸易领域。中东是各主要力量竞争的重要地区,牵动世界政治走向的各种逻辑线在这里高度集中,从而带来尖锐矛盾和持续纷争。不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冷战后,中东局势的发展都曾对中国所面临的战略压力起到了有效的纾解作用。苏东剧变后的海

湾战争是这样,小布什后的伊拉克战争也是如此。未来中东局势的发展变化仍将充满变数。邓小平说,“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如何认识中东局势,更积极地发展与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中国战略筹划必须关注的重大课题。○

北非剧变的几点冷思考

李永辉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2011年年初以来,北非、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动荡并在多国引发政治危机,突尼斯、埃及两国总统已经下台,利比亚陷入内战,也门、巴林、阿尔及利亚、伊朗等国也爆发了示威活动。这一前所未有的剧变震动了整个世界,引起了各国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北非地区的动荡和变革是其各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第一,该地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长期被边缘化,产业单一,市场机制不完善,经济改革和转型滞后,由此导致了经济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低迷则使该地区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进一步攀升,成为诱发因素。第二,危机最严重的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政权都是通过民族革命建立起来的,曾经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但是,这些政权在长期执政过程中逐渐发展为家族统治,专制腐败,脱离群众,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停滞不前,统治基础日益狭小。第三,少数特权阶层不仅垄断权力,而且大肆聚敛财富,导致中产阶层萎缩,贫富分化加剧。在这种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下,底层群众向上流动的渠道不畅,阶层矛盾和官民矛盾不断积累。第四,教派矛盾和教俗冲突错综复杂,并与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持续的紧张和混乱。第五,“推特”和“脸谱”等互联网新媒体提供了动员平台,使得那些原本分散的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反抗力量有了相互沟通、大规模组织的方便手段。第六,以美国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渗透和传播,以及西方国家在危机发

酵和发展过程不同程度的干预,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北非剧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重大而深远,且十分复杂。大致说来,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北非、西亚地区的动荡和力量博弈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并导致地区力量重新洗牌和地区格局重组,进而对全球格局产生影响。虽然剧变的第一轮冲击波已经过去,危机向区外扩散的可能性不大,但剧变国家内部各派政治势力的博弈、对外政策的走向,仍有诸多不确定性。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大国的中东政策面临新的挑战。

第二,剧变对美国的影响同样非常复杂。一方面,剧变对美国掌控中东事务的能力、反恐战略及全球战略调整都将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许多相关分析似乎夸大了美国在危机应对方面的失误和剧变对美国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就美国而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其一,应该承认,到目前为止,美国尽管初期显得有些举棋不定,但在整个应对过程中的表现总体上并无重大失误。这体现了美国外交的调适能力和丰富经验。其二,对于美国在该地区传播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包括一直饱受诟病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的影响,也许需要重新评估。现在看来,美国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这一地区的人民显然是行不通的,但其长期渗透仍有潜移默化的深层影响。此外,这一事实会不会鼓励美国今后的类似冲动,也是值得观察的。其三,不宜过高估计剧变对美国的负面影响。从主